

创作者谈

今年是越剧改革80周年。在越剧表演艺术家茅威涛眼里,越剧的发展时刻体现着“兼容”的智慧。能够成功“走出去”的中国传统戏剧艺术应是活态的、令人能够感同身受的,且在形式上与异国文化有所对应。

2022年是越剧改革80周年。今年以来,一系列艺术节、主题演出、研讨会等活动在各地举行,成为越剧表演艺术的盛会、越剧爱好者的节日,为广大从业者及研究者探讨越剧发展新趋势、新方向、新目标提供平台。回顾中国传统戏曲走过的百年发展历程,上世纪,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的海外巡演,让世界观众认识并体会到了中国传统戏剧的魅力。往后几十年间,无数艺术家沿着他的足迹不断努力,让中国传统戏剧走向世界。京剧、昆曲、越剧……五彩缤纷的剧种伴随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一次又一次绽放于世界舞台。

“兼容”才有强大生命力

我是从事越剧表演艺术的“坤生”,与梅兰芳先生的“乾旦”正巧相对。梅兰芳是以男性扮演女性,而我则是以女性扮演男性。这种被称为“乾旦坤生”的表演形式,是中国传统戏剧的独特色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世界由“乾坤”组成,“乾坤”相和谐,世界得以平衡,万物得以生长。中国的“乾坤”,并非简单的二元理论:“乾坤”相和谐的前提是“兼容”。这是中国文明中的伟大智慧——承认差异,并在其中寻找和谐与平衡。

越剧是个年轻的剧种,仅有110多年的发展历史,却无时无刻不体现着“兼容”的智慧。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曾总结道:“越剧是喝着昆曲与话剧的奶长大的。”近年来,越剧吸收西方话剧的表现形式,创作出一系列受到观众欢迎的新戏曲,在不断创新并激发越剧剧种勃勃生机的前提下,依然保留中国传统戏剧的基因,赓续中国传统戏剧的根脉。

越剧拥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包容力,可以讲述中国古典传奇与故事,亦可从西方戏剧中取材。在从艺43年的岁月中,我不仅演绎过流传千年的民间传奇《梁山伯与祝英台》、元杂剧《西厢记》,以南宋诗人陆游为主人公的《陆游与唐婉》,也演绎过莎士比亚笔下的古罗马传奇将军寇流兰,还根据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的《四川好人》改编创作了越剧《江南好人》。“兼容”令越剧保持着生机与活力,拥有与世界戏剧对话的底气与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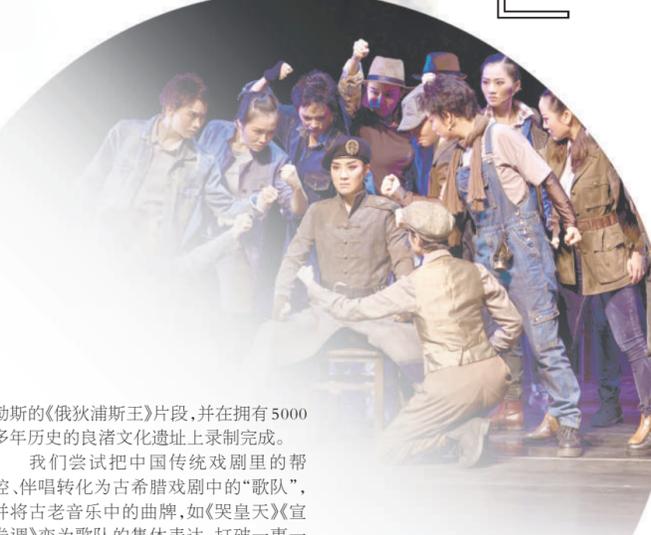
演绎“穿衬衫的俄狄浦斯”

今年是中国和希腊建交50周年。去年9月,2021“中国希腊文化和旅游年”之“照鉴·中希戏剧对话”活动在杭州小百花越剧场举行,中希两国艺术家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展开特别的文化交流。我与导演李六乙合作创排了古希腊戏剧家索福克



我看越剧『走出去』

茅威涛



勒斯的《俄狄浦斯王》片段,并在拥有5000多年历史的良渚文化遗址上录制完成。

我们尝试把中国传统戏剧里的帮腔、伴唱转化为古希腊戏剧中的“歌队”,并将古老音乐中的曲牌,如《哭皇天》《宣卷调》变为歌队的集体表达,打破一事一人的叙述方式,将原本独自体现的声腔转化为交响式的重要奏,勾勒出西方戏剧观众所熟悉的规定情境。在角色唱腔方面,除了继续延续《哭皇天》等曲牌,我们也坚持自身的流派唱腔。有一次排练到“王的自问”这一段时,我突然唱出一句尹派的著名起腔,这一瞬间的灵感将中国传统戏剧的唱腔与古希腊悲剧人物的叩问融为一体。凭借多年经验,我感到自己找到了角色的音乐形象。

在排演《俄狄浦斯王》时,我的服装不同于传统越剧,没了水袖和扇子,是“穿衬衫的俄狄浦斯”。如何将这一偏向于西方的角色形象与东方传统戏剧艺术相融合,我在表演过程中反复斟酌。导演为第一幕中的俄狄浦斯设计了穿着靴子的表演。靴子是中国传统戏剧中男性身份的象征,也象征着俄狄浦斯的荣耀。在这一幕的表演中,我从传统戏曲表演的“四功五法”中撷取了许多台步和程式,来展现剧中人的心理状态。第二幕时,发现自己真实身份的俄狄浦斯陷入迷茫,不停叩问,靴子也随之脱掉。这是我从事越剧表演

以来,第一次赤脚站在台上,如同被卸掉了盔甲、打破了定式。

中国传统戏剧具有虚拟、象征、写意的美学特点,希腊悲剧突出庄严、简洁、震撼的力量美感。借由《俄狄浦斯王》,我们探索的问题是如何将两种不同的美融合在一起,中国传统戏剧如何抵达希腊悲剧的心灵深处。对我而言,这次演绎不仅是女性身体饰演男性角色,更是跨越时空,直面俄狄浦斯灵魂深处苦难的一次“救赎”。对命运的叩问、对自我的寻找,是跨越不同时代、国别、文化的艺术母题,对于擅长演绎“才子佳人”的越剧来说,我相信,这是一次全新的、很有启发意义的探索。

跨越文化寻找共同主题

王国维曾经这样诠释戏曲:“以歌舞演故事。”我们的努力方向,是寻找一种属于这个时代的越剧歌舞方式。因

而要在表达形式和舞台呈现方面锐意创新,做到“新”中有“根”——创作理念上与时代接轨,同时坚守属于传统戏剧的精气神儿,走出一条充满可能性的戏曲探索之路。

我渴望从不同时代、国家和剧种的艺术中汲取养分。例如,中国传统戏剧偏于抒情,布莱希特则长于思辨,我们将他的寓言剧《四川好人》改编为越剧《江南好人》时,在唱词中减少抒情内容,更注重理性分析,深入思辨,让女性角色遭遇爱人背叛时也并不“哭天抢地痛斥薄情郎”,而是有理性、有节制地批判诚信的缺失。排练期间,我们每天早上的练习从长达1小时的爵士舞、踢踏舞和街舞训练开始。正式表演时,身穿西装、旗袍的演员们在台上跳起现代舞蹈,拓展了越剧的表达空间。

我们创排的越剧《寇流兰与杜丽娘》将莎士比亚与汤显祖两位戏剧大师的作品有机融合。1616年时,寇流兰与杜丽娘相隔千山万水,他们在时空隧道中各自行走,于400年后的舞台通过“梦境”相遇,开启了对于生死的灵魂叩问。从莎士比亚的剧本中,我们学习到他们巧妙的冲突架构、生动的人物塑造和深刻的哲学思考,这些都保留并体现在“寇流兰”的编排演绎里。

2016年,莎士比亚和汤显祖逝世400周年之际,《寇流兰与杜丽娘》在英国首演。将这样一部剧带到伦敦西区主流剧场售票演出,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出乎意料的是,演出收获了观众的热烈反响。英国莎士比亚环球剧场制作人玛卢这样评价:“在跨文化的素材中,找到了终极的、永恒的主题。这是西方剧场一直追求的目标,而中国同行俨然走在了世界前列。”《寇流兰与杜丽娘》前往法国、德国、奥地利等国巡演时,同样赢得当地观众的掌声和艺术界的好评,迎来“再巡欧洲”的多项邀请。

2019年,我受邀参加罗马尼亚第二十六届锡比乌国际戏剧节,并首次在海外艺术节开设“越剧工作坊”。3天时间,我围绕新版《梁祝》、《江南好人》、《寇流兰与杜丽娘》3个剧目,从技术手段、剧种创新、审美意义上层层递进,向西方艺术从业者和爱好者诠释越剧女小生独特的表演艺术;学员们则亲身体验女小生的“四功五法”和旦角的表演程式,感受两种不同的舞台律动。为了达到更好的现场互动效果,我们精心准备了扇子、水袖、练功靴,考虑到欧洲男性的体格特点,还专门定制了大码矮靴。

这次交流让我看到推动中国传统戏剧艺术“走出去”的更多可能性。能够成功“走出去”的中国传统戏剧艺术应是活态的、令人能够感同身受的,且在形式上与异国文化有所对应。作为赴海外演出的有益补充,开设海外戏剧工作坊能够将中国传统戏剧艺术置于世界戏剧的语境中,为来自不同国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从业者和爱好者提供对话与交流的机会。我期待着,未来越来越多的戏曲人带着中国传统戏剧艺术漂洋过海,让世界舞台闪耀光彩。

(作者为中国越剧表演艺术家、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上图:《寇流兰与杜丽娘》剧照,徐叶娜饰演杜丽娘

中图:《江南好人》剧照,茅威涛饰演沈黛

下图:《寇流兰与杜丽娘》剧照,茅威涛饰演寇流兰(中)

以上图片均为茅威涛提供

台。夜色降临,灯光倏忽亮起,那一瞬间,与生长于斯的大诗人鲁达基吟唱的双行诗若合符节:“美的魅力趋向于你,正如激流自高处向下俯流。”

塔什干路——老城中心的步行街是游览撒马尔罕不能错过的地方。虽然路面修葺一新,但别克佐德说这就是昔日丝路穿城而过的主干道。当年商旅云集,驼铃阵阵,陈诚用“金鞍骏马玉雕裘,宝带珠缨锦臂鞲”来形容彼时的繁华景象,声名赫赫的撒马尔罕大巴扎就在这条街旁。走进这繁华的集市,一排排排架售卖着各色粮食、干鲜水果和蔬菜,摊贩们井然有序,招揽生意。600年前,陈诚记载“贵贱相逢道撒蓝”,这句互道平安的话语如今依旧,此起彼伏的叫卖声不绝于耳。当地人的主食是馕,刚出炉的烤馕热气腾腾,每个足有一公斤重。馕放冷后至少能保存半个月,故而成为长途商旅路上必备的主食。

诱人的是水果。乌兹别克斯坦土壤肥沃,四季分明,年均320个晴天的高光照率为果蔬种植创造了绝佳环境。《唐会要》记载:“康国献黄桃,大如鹅卵,其色如金,亦呼金桃。”这1300多年前的撒马尔罕特产曾迷倒无数长安公子。可惜我在大巴扎里没有找到金桃,只能重温唐朝舶来品的专著《撒马尔罕的金桃》:“金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水果,这种水果的滋味又到底如何,我们现在已经无从推测了。种种奇妙的传说,使这种水果罩上了一层耀眼迷人的光环。”在我看来,这被赋予灵光的金桃,不过是撒马尔罕这颗丝路明珠万光苒苒之一毫。

日前在北京中华世纪坛艺术馆举办的《百年无极——西方现当代艺术大师作品展》是今年“中国意大利文化和旅游年”中的重要展览,展品均来自意大利国家现代美术馆,它开启了一扇窗口,让观众得以领略意大利及欧洲其他国家现代艺术的独特风采。

感受艺术群星的动人魅力

与欧美不少博物馆或美术馆不同,意大利国家现代美术馆有意将经典艺术作品与现代艺术作品共同展出,一来让人看到现代艺术与以往艺术的内在联系,二来又能体会两者之间的鲜明反差,为参观者提供了一种接近现代艺术的重要文化语境。本次来华展出的62件作品在选择时,也有意以点带面地反映该馆的展览特点,让观众在欣赏展品时,产生比较具体且直接的感受与领悟。在展览中,人们不但看到现代艺术之前的艺术样态,如学院派、浪漫派、写实派的艺术——这是一种纵向的线索;还一一领略到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现代艺术流派与风格,如印象派、后印象派(包括点彩派)、立体派、维也纳分离画派、表现主义画派、未来派、形而上画派和后现代派等——这是一种横向的面貌,可以看出现代艺术对多样性的执着追求到了怎样的程度。

中国观众在展览上欣赏到那些美术史上的名家杰作,如弗朗西斯科·海耶兹、德加、梵高、博尔迪尼、布拉克、毕加索、康定斯基、莫迪里阿尼、郁特里罗、莫兰迪等的巨制,身临其境地感受到现代艺术群星璀璨的动人魅力。

梵高的《园丁》是展览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展品。梵高曾画过不少肖像画,其中数量最多的是自画像,他为别人创作的肖像往往与艺术家的特殊感情有关。例如,《艺术家母亲的肖像》画的是他的母亲,一位给予他生命和养育之恩的女性,梵高画出了一个慈祥又有尊严的长者。再如《唐吉老爹的肖像》,梵高共画了三幅,就是因为唐吉老爹对贫困潦倒的艺术家总怀有一份古道热肠,让他赊账拿走所需的艺术材料,甚至店铺橱窗也成为他展示作品的地方。敏感的梵高铭记唐吉老爹的厚爱,为之一再、再三地创作肖像画。毫无疑问,《园丁》为梵高最好的作品之一,也是他在病中完成的最好的肖像画。1889年9月初,梵高在刚刚经历过疾病发作而被长久禁足后,极其孤独。病情稳定时,梵高在旁人陪同下外出散步、作画,画中的年轻农父便是散步时结识的,名叫让·巴拉尔。他戴着帽子,色彩明快的衣服敞开,眼睛友善地看着画家的方向……这一切仿佛会让人忘记远处依稀可见的一堵墙,就是梵高接受救治的精神病院的围墙。

领略意大利画家的经典杰作

意大利不仅拥有古罗马时代的辉煌艺术,文艺复兴时期璀璨多姿的名家名作,以及巴洛克时期的耀眼杰作,其现代艺术也独树一帜。意大利画家莫迪里阿尼艺术才情超群,却于36岁时病逝,在世时并未获得应有的声誉。展览展出的《汉卡·扎布罗夫斯卡肖像》是他最重要的肖像画作品。1930年,画家去世10年后,此画首次在威尼斯双年展上亮相,成为对莫迪里阿尼艺术成就的第一次正式认可。画中的女性是画家在巴黎时的赞助人,莫迪里阿尼去世前,汉卡·扎布罗夫斯卡与丈夫是他的代理人 and 忠实支持者。当时,莫迪里阿尼租不起画室,一度在扎布罗夫斯卡家里居住并作画。他为汉卡·扎布罗夫斯卡画过不少肖像,存世可查的就有9幅。《汉卡·扎布罗夫斯卡肖像》中有艺术家一以贯之的描绘手法,如修长的变形、明快的色调对比,以及近乎平面化的背景处理等。处在窗边上的女主人颇有气质,尤其是抿紧的嘴唇隐隐透露出内心的坚忍不拔,有助于我们理解她后来面对逆境时的态度:遭遇丈夫离世,难以在巴黎维持生活,却又不屈抗争。

值得一提的是,与艺术家在画面左上角的赫然签名不同,汉卡·扎布罗夫斯卡的名字被签在相对昏暗的画面右上角,用的是其昵称“安娜”,而且是大写的。这在艺术家为她所画的多幅肖像中绝无仅有。这是艺术家亲笔所签?还是汉卡·扎布罗夫斯卡欣赏画作后留下的签名?事实上,外表有些严肃的女主人对艺术家倾注了巨大的同情。她不仅照顾生病的莫迪里阿尼,而且在他去世翌日,其妻子又自杀身亡后,帮助照顾他们年仅3岁的女儿。因此,《汉卡·扎布罗夫斯卡肖像》并非一幅普通的

西方现当代艺术展印象

丁宁



《汉卡·扎布罗夫斯卡肖像》。丁宁供图

肖像,其中蕴含着诚挚的情愫。若再联系艺术家的生前身后,更是不禁令人唏嘘。

意大利画家基里科是著名的超现实主义大师,他的4幅作品是此次展览的重要看点。以其中的《赫拉克托告别安德洛玛刻》为例,出生于希腊的艺术家仿佛对这一故事无比娴熟且十分痴迷,画过不止一次。赫拉克托是旁人陪同下外出散步、作画,画中的年轻农父便是散步时结识的,名叫让·巴拉尔。他戴着帽子,色彩明快的衣服敞开,眼睛友善地看着画家的方向……这一切仿佛会让人忘记远处依稀可见的一堵墙,就是梵高接受救治的精神病院的围墙。

展览中难得一见的还有意大利画家雷纳托·古图索的两幅作品《受伤的硫磺工》和《蒙塔莱肖像》。这位出生于西西里的画家,年少时就显示出过人的艺术才华。他本人既是政治家,反对法西斯主义,又是多才多艺的画家,设计过舞台服饰,画过的书籍插图扬名世界。他的《受伤的硫磺工》朴实而充满激情,令人想起德国女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的一系列作品。他创作的《蒙塔莱肖像》则是颇为独特的肖像画,以一个侧面生动描绘出了后来荣膺197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埃乌杰尼奥·蒙塔莱与众不同的气质,手笔不凡。

本次西方现当代艺术大师作品展杰作众多,不能一一细述所有的精彩之处,相信前去现场观摩的观众一定有着深切而又难忘的精神享受。

(作者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本版责编:李晓宏 王佳可 庄雪雅 王迪 电子信箱:rmrbgjk@163.com 版式设计:蔡华伟

丝路明珠撒马尔罕

乔鲁京

说过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只是它比我想象的还要美丽!”他看到的风景,历经光阴侵蚀,在我面前已颓败为一片约莫两平方公里的废墟。乍看不过是杯杯黄土,放眼几乎没有绿树,却是举世闻名的遗址。多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此发掘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其中多数都存放在废墟旁的阿芙罗赛义卜博物馆里。

承受废墟上无遮无挡的太阳炙烤后,我越觉得博物馆内格外清凉。亚历山大大帝时代的钱币、粟特人安放过骸骨的纳骨匣……展柜中这些寂寞的陈设,如繁华落尽后的白头宫女般一边闲坐,一边诉说自己经历过的笙歌鼎沸、剑影刀光。让人击节赞叹的是博物馆一层正中央的壁画大厅,里面陈列着一组距今约1400年的粟特宫廷壁画,其中一幅展现了唐代贵族的生活场景:众人簇拥下,一位衣着华丽的女性泛舟湖上。这组壁画让博物馆声名在外,成为研究中亚艺术的圣地。

“明珠”撒马尔罕令我念念不忘的另一处所在,是位于城中心的雷吉斯坦广场。当地导游别克佐德告诉我,“雷吉斯坦”是波斯语,意为“沙地”。整个广场坐北朝南,东、西、北三面都有宏伟的建筑,它们围合出的广场数百年来都是撒马尔

罕的地标。广场西侧的建筑叫做兀鲁伯学院,历史上是一所学校,学者们在此教授数学、天文学和哲学知识,曾是中亚地区首屈一指的教育中心;广场东侧的建筑名叫舒尔-多尔,入口拱门上方装饰有一对背负太阳的猛虎,现在成为乌兹别克斯坦文化和旅游业的重要象征;广场北侧的建筑叫做提拉—高利,穿过它高大的拱门,里面别有洞天,竟是一座景色宜人的花园式庭院。

庭院左侧有座建筑,外表看来并无特殊,走进,内里富丽堂皇。从墙壁到穹顶,满饰错综复杂的纹样,且以金色为主。“巍巍金壁筑高台,窗户玲珑八面开。阵阵皇风吹萧瑟,飘飘爽气自天来。”所视所感,莫不相契。这首诗是明代外交家陈诚所写《至撒马尔罕国主兀鲁伯果园四首》中的第一首。他于1416年、1418年两度来到撒马尔罕,见过的“国主兀鲁伯”就是以建造天文台闻名于世的兀鲁伯。600年前,大明正值永宣盛世,那时的撒马尔罕也在兀鲁伯治下进入黄金时代。600年后,置身“巍巍金壁”内,我不免生出恍惚之感,久久不愿离去。

太阳西沉,作别花园式庭院,从提拉—高利拱门折回日光遍洒的雷吉斯坦广场,当地政府于广场南侧建起观景平

旅人心语



乌兹别克斯坦第二大城市撒马尔罕犹如丝绸之路的一颗耀眼明珠。据历史学家考证,它是《旧唐书》《唐会要》等古籍记载的“康国”,也是往来于丝路上的主要商人——粟特人的聚集之处。唐代高僧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这样描绘:“异方宝货,多聚此国。”千百年来,撒马尔罕云集八方商贾,各种文化相互交融,是连接东亚、西亚、南亚次大陆和北亚大草原的辐辏之地。2001年,这座丝路古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时,用的名称正是“撒马尔罕: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每每回想在当地的游历,撒马尔罕仿佛一颗夺目明珠,熠熠生辉,令我目眩神迷。

我最难忘的是阿芙罗赛义卜——撒马尔罕最古老的城区。2500多年前,撒马尔罕已是繁华大都会。相传,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入城登高,举目四望,见多识广的他也仍忍不住感叹:“看来,关于撒马尔罕,我听